論語旁證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九

閩長樂梁章鉅撰

子罕第九凡三十章　釋文作三十一章皇疏云外遠富貴既爲粃糠故還反凝寂所以希言按此義亦該不得通篇且近祖尚虛無之習非說經之正軌也

子罕言利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注　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朱子文集云問計利則害義則勿道可矣罕言何也曰有自然之利如云利者義之和是也但專言則流於貪欲之私耳　按此章注疏之說與集注微有不同而其理實相發疏較注尤詳明不可不讀也何解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段氏玉裁曰此皆是用董子命者天之令也仁者行之盛也

邢疏利者義之和乾卦文言文言天能利益萬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利同也此云利者謂君子利益萬物使物各得其宜足以和同合於義法天之利也天之命者謂天所命生人者也天本無體亦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窮通夭壽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也仁者愛人以及物是善行之最盛者也以此三者中知以下寡能及知故孔子希言也　史氏繩祖學齋佔畢云子罕言者獨利而已當以此四字爲句作一義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與此當別作一義與如吾與點也吾不與也之義　焦氏循曰古所謂利皆以及物言春秋時人始知利己遂於及物者別爲之義故孔子贊易以義釋利謂古所謂利今所謂義也孔子言義不多言利若言利則必與命並言之與仁並言之古注以義之和釋利

字此正是與命與仁之利爲孔子所言至以命仁亦子所罕
言則孔子固未嘗罕言命罕言仁矣史繩祖謂兩與字爲吾
與點也之與謂子所罕言惟利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與然
與點指人之可與用以指仁辭不協用以指命尤不協也

達巷黨人曰章

注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　鄭注達巷黨名也五百家爲黨
亦不言其姓名或據漢書董仲舒傳以達巷黨人爲項橐按
仲舒對策有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人
謂項橐也又秦策甘羅曰項橐七歲爲孔子師新序及淮南
子修務訓論衡實知篇皆同此說至顏氏家訓以項橐與顏
回同爲短折宏明集正誣論亦云顏項夙夭故世傳其十歲
削亡而史記孔子世家遂於黨人下加童子二字然經傳所

未見故集注略之　翟氏灝曰禮曾子問篇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注謂巷黨名此所云達巷黨或即一地不然既云巷又云黨不詞複乎

博學而無所成名　鄭注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集注同之　毛氏奇齡曰此與執御執射是一串事射御即博學中兩件學也內則十五學射御二十博學三十則博學無方無方者無類即無所成名也然則博學故無名博學不執學故無一名若射御則專學之矣故夫子曰吾將執一學則就平時所學中求之其射御乎然兩不能執必當執一一又當擇其易者則御易於射矣

麻冕章

麻冕禮也　白虎通義紼冕篇云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

始示不忘本也卽不忘本不[illegible]乃太古未有禮文之
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
今也純儉注純絲也　釋文云純順倫反絲也鄭作側基反黑
繒也集注從前音前義那疏絲易成故云純儉　張氏甄陶
曰以恆情言之布自儉嗇乃奢今以純爲儉用人力少也麻
質本麤以二尺二寸之幅引以二千四百之經然後績之用
工極難非經時日不能成爲費多矣絲之經緯出於自然雖
華於麻用工則少故曰儉也　禮記玉藻正義儀禮士冠禮
正義並引論語今也純儉後漢書陳元上疏亦引作純儉與
那疏同似皆以純儉連讀而集注改讀其義益明
注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
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孔注緇布冠古者績麻三十升

布以爲之邢疏引鄭注喪服云布八十縷爲升此皆集注所
本　胡氏泳曰禮朝服十五升冠則倍之鄭注八十縷爲升
升當作登成也　金氏履祥曰古尺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其
二千四百縷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況麻質麤又非可甚
細者升八十縷豈注疏相傳之誤歟　江氏永曰布幅廣二
尺二寸見漢書食貨志八十縷爲升無可疑先儒謂師說相
傳如此以喪服極麤之三升計之二百四十縷一寸約得十
一縷而緦麻十五升則用朝服之縷抽其半爲六百縷一寸
二十七縷有奇縷精而布麤則一升八十縷更不可少朝服
十五升一千二百縷當爲定說若麻冕用三十升者則非也
原先儒之意謂冠當倍於衣如喪服斬衰三升冠六升也
不知冠倍於衣惟斬衰正服則然若齊衰降服四升冠七

升正服衰五升冠八升以下則非倍數至小功緦麻則冠與衰同矣豈言服冠必倍於衣乎且以古尺二尺二寸容一千二百縷求之已謂其極細如今之細絹矣豈更可倍爲二千四百縷乎然則麻冕亦不過十五升非必三十升也金仁山不知疑三十升之說而疑八十縷爲升之誤其考之亦不詳矣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 注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 邢疏引儀禮二條一云燕禮燕卿大夫之禮也公取臣媵爵以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注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一云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按覲禮北面再拜稽首之後尚有擯者延之曰

升乃升成拜乃出邢疏所引略去此節應補引方與所引燕禮相稱也　許氏宗彥鑑止水齋集云大戴禮大夫於君命升聽命降拜臣之於君其當拜者多矣要皆拜於堂下惟覲禮燕禮公食禮三者君待之以賓禮則使人辭之於是乎升成拜燕禮徹幂後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辭公荅再拜大夫皆辟注云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燕禮至終乃正臣禮不升成拜則前此升成拜非臣禮之正也春秋君弱臣强非燕與食亦升成拜故孔子辨之邢疏及集注乃引覲禮公食禮爲說則升成拜禮所應爾何以爲泰於論語本文不可通矣

子絕四章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注　毋史記作無是也　釋文云意

如字或於力反非　朱子文集云孔子自無此四者語錄無字古書通用耳史記孔子世家正作無字也今本史記仍作毋　四書或問云絕非禁絕之絕蓋曰無之盡云爾　何解以道爲度故不任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故不有其身　鄭氏汝諧曰子之所絕者非意必固我也絕其毋也禁止之心絕則化矣此進一層說法

子畏於匡章

注史記云陽虎嘗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包注陽虎嘗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尅時又與虎俱行後尅爲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共識尅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　釋文云顏尅諸書或作顏亥　按此事見檀弓

正義引史記云陽虎嘗侵暴於匡時孔子弟子顏剋爲陽虎御車後孔子亦使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爲陽虎因困欲殺之孔子自說故匡人解圍也此與今本史記又不同　臧氏學標曰史記謂匡是衛地莊子謂畏匡在宋或又說作陳此見左傳明鄭地也定六年公侵鄭取匡陽虎假道於衛而穿城過之時虎帥師故得暴匡　崔氏述曰此必孔子聞匡人之將殺己而有戒心故改道而行或易服而去倉卒避難故與顏淵相失故不曰圍於匡而曰畏於匡若已爲所圍生死係於其手而猶曰其如予何豈人之情不近迂乎然則此事當與微服過宋之事相類不得如世家家語之說也又按定公六年傳云伐鄭取匡往不假道於衛是匡在鄭東也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是匡在衛南也

魯雖取匡勢不能有杜氏疑爲歸之於晉非子楮子皆以匡爲宋邑鄭東衛南則去宋爲近去晉爲遠晉之滅偪陽也以予宋公取匡之時宋方事晉匡歸於晉理或然也此事既與過宋之事相類又與其時相同若匡又宋地則似畏匡過宋實本一事者吾烏知非魋聞孔子適陳將出於匡故使匡人要之而後人誤分之爲二事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與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二章語意正同亦似一時之言而記者各記所聞是以其辭小異未必孔子既遇患難卽爲是言也然則畏匡之與過宋絕似一事恐不得分爲二也

太宰問於子貢章

太宰注孔氏曰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　邢疏當時惟

吳宋二國上大夫稱太宰諸國雖有太宰非上大夫故云或吳或宋未可知也鄭云是吳太宰嚭也以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又子貢嘗適吳故鄭以爲是吳太宰嚭也　按天子六卿冢宰亦曰太宰諸侯六卿司徒司馬司空下小宰一人無太宰春秋列國之有太宰皆僭也左氏隱十年傳羽父求太宰蓋司徒司馬司空皆命卿非羽父所得求故求太宰正義謂以後更無太宰爲竟不立其說亦無據也桓二年傳宋督爲太宰宋備六卿故同於天子終春秋僅見此官成十年傳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太宰子商之使也注楚公子辰襄十一年傳鄭人使良霄太宰石㚟如楚定四年傳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太宰嚭乃又有陳太宰嚭然則周魯宋楚鄭吳陳皆有太宰惟

鄭注以此爲吳太宰嚭以夫子雖兩居宋但一則年十九娶於丌官氏之女時子貢猶未生弟子傳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一則年五十六去衛後過曹適宋時有桓魋拔樹之難宜無冢卿而子貢私論夫子之事惟吳太宰則左氏傳哀七年公會吳於鄫時與子貢語十二年公會吳於橐皋時與子貢請其秋公會衛侯宋皇瑗於鄖時又與子貢語且史記孔子世家載吳客問夫子識防風氏之骨專車及僬僥氏三尺之語於是曰善哉聖人是前此固有以夫子之多能爲聖者亦吳人也是則鄭注之定爲吳太宰非無據矣　孔氏廣森曰列子有商太宰見孔子曰某聖者與孔子曰聖則某何敢然則某博學多識者也即因論語而小異其說商即宋也韓非子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亦謂宋太宰也按列子係仲尼篇說苑善說篇亦

有子貢見太宰嚭論孔子云云翟氏灝曰列子所載係親聞孔子不若說苑云聞子貢者爲與經合惟聞答之辭列子父暱近之據非說林亦云子因見孔子於商太宰朱子或問引洪氏曰宋太宰亦據列子而集注仍依孔氏蓋百家例是之言均難信以爲實邢疏以春秋傳證定嚭與所據者正應可從也　鄭先生曰陳司敗繫官以國今直云太宰或竟作嚭太宰於論語書法亦合也

固天縱之將聖　注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　朱子語錄云殆庶幾也　孔注言天固縱大聖之德

錢氏大昕曰集注訓將爲殆頗難曉當從孔注爲長釋詁云將大也詩有娀方將我受命溥將之將並訓爲大然則將聖者大聖也孔安國云固天縱大聖之德此以大訓將之明

證也子貢之稱孔子也或擬諸日月或擬諸天之不可階而升又云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此豈猶有疑於夫子之聖而不敢質言之乎且智足以知聖人亦無庸謙也　全氏祖望曰固天縱之當斷句風俗通義窮通卷引作固天縱之莫盛於聖此可據也蓋多能本不足道聖亦有聖而不多能者太宰不足以知聖故有此言子貢則本末俱到故曰固天縱之兼該一切則將聖而又多能也將字又字俱回應矣　郝氏經論語詳解云將音匠猶將帥也謂爲羣聖之統帥此說穿鑿不可從

太宰知我乎　皇本我下有者字

牢曰注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　鄭注牢弟子子牢也邢疏牢弟子琴牢也又引家語弟子篇云琴牢衛人也

字子開一字子張此皆集注所本也　王氏引之曰左傳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杜注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正義云家語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之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即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即顓孫師服虔云按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按賈鄭二家之說固無明徵王肅家語亦不足信家語序曰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子張衛人也是琴張名牢乃王肅之臆說僞託於家語者杜氏不察而用之疏矣此及孟子盡心篇作琴張莊子大宗師篇作子琴張無作琴牢者論語之牢曰鄭注以牢爲子牢蓋據莊子則陽篇長梧封人問子

牢之文（司馬彪注以子牢爲琴牢亦爲家語所誤）然亦不以爲琴張牢與琴張不得合而爲一也漢書古今人表有琴牢亦當作琴張後人據家語改之也蓋王肅家語未出以前不得有琴張名牢之說也　張氏甄陶謂牢曰子云有二說一說夫子爲此言時牢在旁舉所聞與夫子此日之言相發明按此即集注所引吳氏說一說是門弟子記夫子此言時又憶及牢平日所述之言與此言相印證二義皆可通然後說不知所本也　按注疏本此另爲一章邢疏此章論孔子多技藝之由但與前章異時而語故分之今集注既主吳氏說故合爲一章

吾有知乎哉章

有鄙夫問於我　皇本問上有來字

空空如也　此句集注無解孔注其意空空然皇疏空空無識

也形跣空空虛心也　釋文云空空鄭引作悾悾同按上篇悾悾而不信包注悾悾愨也呂氏春秋下賢篇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高誘注空空愨也大戴禮王言篇工璞商愨女憧婦空空空空亦愨也皆與悾悾字通用朱氏彬曰廣雅悾悾誠也空空如也亦謂其求教之誠云爾

鳳鳥不至章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注鳳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　閻氏若璩曰河圖不必盡羲時出黃帝時亦出堯舜禹時咸出成王周公時又出皆載在史志方氏觀旭曰鳳鳥亦不獨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黃帝時亦至見韓詩外傳禮瑞命記少皞時亦至見春秋左氏傳周成王時亦至見尚書君奭我則鳴鳥不聞言若夾若去鳴鳥將不復聞於是時鳳方

在[illegible]詩卷阿竹書紀年　翟氏灝曰易坤鑿度載仲尼偶筮其命得旅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歎訖而後息志王嘉拾遺記云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游集至哀公之末不復至又文選注引論語素王受命讖云河投圖天下歸心似孔子時不特鳳鳥至河亦嘗出圖然孔子之舜隆萬古全不在斯傳會之言儘可不必也

子見齊衰者章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　注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服者貴者之盛服也　包注冕冠也大夫之服皇疏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　釋文冕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絻今從古　錢氏大昕曰論語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又云見冕者與瞽者魯論冕皆作絻按士喪禮衆主人免於房喪服記朋

友皆在他邦袒免先儒以為免象冠廣一寸用麻布為之免亦作絻齊衰服之重者絻服之輕者舉其至重與至輕者而五服統之矣先言齊衰後言絻言之序也古者冕絻二字多相亂說文冕或作絻管子衣服紲絻盡有法度荀子乘軒戴絻皁絻黼黻史記禮書郊之麻絻文選注引大戴禮絻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是冕之訛為絻也論語冕衣裳者是絻之訛為冕也包咸乃以冕為大夫之服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非助祭於公無服冕之時且不獨大夫也天子視朝以皮弁田獵以冠弁諸侯視朝以元冠非朝覲會同不冕也夫子不助祭於公何為見冕衣裳者乎經以冕衣裳與齊衰與瞽並舉則冕之為絻明矣古論又作弁弁亦大夫士之祭服非燕居之服惟周禮司服職云凡弔事弁絰服注弁絰者如

爵弁而素加環絰此以是衣裳與齊衰同言竟許其弁絰可弁之與縗制雖不同其爲凶服一也

雖少必作注或曰少當作坐　皇本少下有者字疏云雖復年少見之必起邢疏云見此二種人雖少坐則必起按史記世家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與皇本作少者合或說沿邢疏

翟氏灝曰問辨錄云雖夜必興不言寢而寢可知也變色而作不言坐而坐可知也今旣謂之作則坐何待言還是雖少必作於理爲得鄉黨亦記此曰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其義一也按邢氏讀少爲上聲嫌文未足乃以意增坐字解之據皇本作少者而史記以童子代少字則少當去聲無疑高氏郎鄉黨篇狎褻二字爲論亦甚顯確

顏淵喟然歎曰章

忽然在後　唐石經作忽焉史記世家後漢書黃憲傳亦引作忽焉列子仲尼篇見此二語亦作忽焉漢李尤蘭臺集概銘劉峻世說新語注引典略載夏諸陶宏景眞誥稽神樞皆述文作忽焉今作然蓋字誤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注循循有次序貌　三國志步隲傳孟子章句明堂章指引作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後漢書趙壹傳報皇甫規書注李賢傳荀爽貽荀書注亦引作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後漢郭太傳論曰林宗恂恂善導宋禮志載袁瓌疏曰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北魏書賈思伯傳曰接誘恂恂曾無倦色悉用論語文恂恂循循古字通用說文循順行也注訓次序當以循字爲正

子路使門人爲臣章

瘕閒注閒如字瘕閒少差也　金氏履祥曰集注閒如字讀作安閒之閒王文憲讀作去聲　翟氏灝曰孔氏注云少差曰閒皇氏義疏曰少差則病勢斷絕有閒隙也閒隙字本平聲說文閒專訓隙古閑切釋文集注並云閒如字乃謂閒隙之閒非安閒之閒也訓安閒則非此字正音故詩關雎傳幽閒貞專陸氏釋文閒音閑史記相如傳雍容閒雅韋氏注曰閒讀曰閑餘若周禮閒民禮記閒田悉無云如字者若讀去聲爲古莧切則其義爲代爲迭爲厠與此少差義相去遠甚

且予縱不得大葬注大葬謂君臣禮葬　按君臣禮葬有二法儀禮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君傳曰君至尊也鄭注曰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按經公曰諸侯及公卿大夫士有臣者皆曰君又經曰公士大夫之衆

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子路使門人爲臣當用前禮禮葬孔子曾爲大夫例得稱君臣謂家臣即指門人故注云君臣

子貢曰有美玉于斯章

韞匵而藏諸　釋文匵本又作櫝按後漢書張衡傳崔駰傳注皆引作櫝逸民傳注又引作蘊櫝

求善賈而沽諸　注賈音嫁沽賣也　釋文賈音嫁一音古漢石經沽諸沽之哉沽俱作賈玉篇曰夃公乎切論語求善價而夃諸今作沽按郝氏敬訓善賈爲良賈從釋文下音與集注異夃沽皆借字賈正字說文賈市也凡賣買皆曰賈許氏謙曰沽去聲訓賣若平聲則訓買于此義不相當

我待賈者也　白虎通義商賈篇後漢書張衡傳注逸民傳注
文選琴賦注並引作待價賈價古今字也

子欲居九夷章

子欲居九夷 注 東方之夷有九種　馬注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皇疏東有九夷一元菟二樂浪三高麗四滿飾（邢疏作滿節）五鳧臾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此海中之夷邢疏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按此後漢書東夷傳文下云故孔子欲居九夷故邢疏據之惟皇疏又以九夷在唐虞爲嵎夷在周爲淮夷又東漢傳論以朝鮮當孔子所居之九夷徒以朝鮮有美俗則與傳文顯背恐非又按秦策言楚包九夷魏策言楚破南陽九夷史記李斯傳亦云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

索隱九夷即闕楚之夷也呂氏大事記據之謂方孔子在陳蔡相去不遠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此說近之九夷所以在南陽者當如陸渾遷伊川之類耳　張氏自烈曰稱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述少皞官名夫子見於郯子而學之時年二十七歲明年之郯見郯子而問禮遇程本於途傾蓋而語終日所云欲居九夷或即此時郯東海國在今山東海州郯城少皞氏之後而夷者也夫子往郯適在九夷之地但倒不能去故曰子欲居九夷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注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輔氏廣曰聖人能必居夷之化而不能使其道行於中國則天也　翟氏灝曰聖人言在託意激世或遂謂將實居其人未可與莊論也故不復達申已意而但即東夷戲言之山海經云海之

東方有君子國其人皆衣冠帶劒好讓不爭子乃謂東方所居能有如是之國何可概謂其陋此亦如桴桴匏瓜之答不必以化夷爲夏泥言　鄭氏汝諧曰箕子封於朝鮮即九夷之種也自箕子之化行其俗知尚禮義與齊魯無異故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指箕子言之

吾自衛反魯章

吾自衛反魯　注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　皇本反下有於字　鄭注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邢疏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應聘諸國魯哀公十一年冬衛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

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杜注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
各得其所也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注 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 張氏甄陶曰此章正詩正樂說者皆無定見今一依正文及朱注分疏之正文但云樂正非言正樂也非正樂又何云樂正以雅頌之樂章不得所則樂失其正今雅頌得所則樂正矣朱注言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先詩後樂以正樂由於正詩也樂不至殘闕舛遠矣子猶聞韶雅頌用樂也金石可垂千載琴瑟亦可數百年絕土革木不難更製無殘闕也雅頌則有殘闕正考父求商頌於周尚有十一篇至孔子時僅存五篇大武之詩楚莊王述之有七篇孔子時惟有酌桓賚般四章南陔六詩有聲

無辭新宮河水蓋辭俱逸是詩有殘闕也樂有定位堂上之
樂琴瑟在御堂下之樂笙鏞以間燕享祭祀歲時肄業何在
失次詩則趙文子晉卿之謙謹者猶泰肄夏辭秉周禮然從
使臣乃奏湛露彤弓六月出師泰賦之以贈耳文王陟降
晉歌之以享穆叔詩之失次甚矣雅頌既殘闕失次則樂之
泰者不過聲容之鏗鏘舞蹈名實不相符是以樂不正也夫
子將樂章重加訂正然後朝廷之樂雅得其正宗廟之樂頌
得其正此由夫子之特見然得之四方士大夫如賓牟賈長
宏師襄之類亦名故朱注云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樂器一成
之物無待於正惟有雅頌是樂章樂章正則樂正矣此章集
注外朱子全書無他論解故後人多異說惟許白雲謙引朱
子詩傳綱領云漢書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

定之故其言如此是雅頌得所即是樂正本朱子之成說也

全氏祖望曰大戴禮投壺曰雅詩二十六篇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不可歌其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按二雅之材一百五而以爲二十六不解者一鹿鳴白駒在雅貍首則康成謂即曾孫侯氏之詩亦在雅而鵲巢四詩在南伐檀在風何以均謂之雅此自漢晉以後雖經孔子釐正而仍前之謬不解者二商齊據樂記明是雅頌以前之書何以七篇亦入於雅投壺之言甚古以是知孔子時雅之不得其所者多也穆叔於肆夏謂晉人不當享大夫而不知亦非天子所以享元侯馬氏遂致紛駁之不知此魯人向來以爲樂享賓故穆叔亦不覺其非以是知頌不得其所者多也

出則事公卿章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注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指愈切矣　黃氏榦曰第七篇指發憤忘食之注而言輔氏廣曰此與述而篇第二章之旨同　張氏甄陶曰當時必有賤不肯事貴少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而又忽略喪紀況湎於酒者夫子反言以儆之不然雖曰德盛禮恭不應況而愈下也　皇疏引衛瓘云三事爲酒興也言朝廷閨門及有喪者並不爲酒所困披此說似鑿不可從又一云人若能如此則何復須我故云何有於我哉緣人不能故有我應世耳此說爲近與述而篇意同也

子在川上章

子在川上　閻氏若璩曰子在川上相傳即泗水發源處今之泉林寺在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下四源並發寺之左右大泉十數渀渟滐澈互相灌輸會而成溪是爲泗水

不舍晝夜 注 舍上聲　釋文云舍音捨集注因之　按朱子楚辭辯證云忍而不能舍洪氏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王氏應麟曰辯證乃朱子晚歲之書宜從之詹氏道傳曰集注舍上聲者舊音也讀如赦者定說也　皇疏引孫綽云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時已晏矣而道不興所以憂歎也

吾未見好德章

注 史記孔子居衛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史記孔子世家靈公與夫人同車

宦者雍渠驂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

譬如爲山章

注 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尚書旅獒篇文

注 其止者吾自止耳又其進者吾自往耳又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包注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馬注我不以其見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與之邪疏見其志不遂故吾止而不與據其欲進吾則往而與之以吾止吾往爲夫子自言其義太淺故集注不取此章專重兩吾字自成自棄總不由人於已取之而已方合聖人警人之意　按荀子宥坐篇如垤而進吾與之如卯而止吾已矣

語之而不惰者章

誨之而不惰者 注 惰懈怠也 又 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 何解顏淵解故語之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皇疏言餘人不能盡解故聞孔子語而有疲懈邢疏同按何訓惰字就語之者說皇邢訓惰字就聽語者說注疏兩岐集注以疏爲近故用之

子謂顏淵曰章

子謂顏淵曰 林先生曰記得張氏師傳吾子謂顏淵曰凡二見前云用行舍藏乃子而命道爲一句如子謂子夏曰亦通爲一句此非面命淵字句絕而曰字自爲一句如子謂仲弓亦句絕曰字亦自爲一句也

未見其止也 注 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此義已該勝注疏遠甚鄭氏汝諧曰猶行而未至於家也既至則止矣亦倚而明

不似注疏之晦澁也

苗而不秀者章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邢疏此章亦以顔回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譬也按此與上章未有適合之本章首又無謂顔淵字惟皇疏有顔淵摧芳蘭於早年一語未必卽是孔子之意故集注置之　翟氏灝曰牟融理惑論云顔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喩禰衡顔子碑云亞聖德蹈高縱秀不實振芳風李軌法言注云仲尼悼顔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文心雕龍云苗而不秀千古斯慟皆以此爲惜顔子而世說新語謂王戎之子萬子有大成之德苗而不秀梁書徐勉悼子悱云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亦皆借顔子之事以言短折自漢迄齊梁相沿如

此當時必自有依據也

注 吐花曰秀　江氏永曰說文於秀字無釋避光武諱也釋穗字云禾成秀也蓋以穗爲秀較吐花曰秀之義爲長禾成穗俗謂之出穗詩實發實秀實堅實好禾出穗而後堅好也

後生可畏章

後生可畏　皇本畏下有也字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注 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　邢疏安知將來之道德不如我之今日集注用之或解作安知不如我今日之所期望義甚迂曲不可從　劉氏逢祿曰言來日雖多不如今日之可恃後生不知愛日故卒於無聞也

斯亦不足畏也已　皇本已下有矣字

注 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　胡氏泳曰

舊說以閒爲閒道此說以閒爲名聞於世按引曾子之言以證之按胡氏之舊說不知所指豈邢兩疏並以聲聞令名爲言亦謂名聞於世也　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按此集注所引亦不以聞道爲說也

法語之言章

巽與之言　閻氏若璩曰集注以法語巽言作對而與字之神不出惟左雜石文云言也者所以匡救人也人之流於失者或有萬端而我之匡救之者只特一法則其勢必窮於是法語之言不得不巽與之言而言者之心亦大非獲已矣

說而不繹　郭氏璞方言注引繹作懌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張氏甄陶曰此較不可與言者似高一

等其實正是此病不可藥以本心不存以貌相承接而已陷於不知者猶莫可挽回萬一以其未有知也此既從矣既說矣依然如故將復有何策哉故曰末如之何

主忠信章

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　此重出而逸其半也皇本毋作無皇疏聖人應物作教一事時或再言弟子重師之訓故又書而存焉

三軍可奪帥也章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注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已　孔注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　皇疏[illegible]言其賤但夫婦相配匹而已也又云古人質衣服短狹二人衣裳

唯共用一匹故曰匹夫匹婦也　鄭氏汝諧曰可奪者所主在人不可奪者所主在我

衣敝縕袍章

衣敝縕袍　皇本敝作獘釋文云獘今作敝按說文袍字下引亦作獘阮先生曰獘者敝之俗說文所無作獘者後人妄改

與衣狐貉者立　釋文云貉依字當作貈按汗簡云古論語貉作貈鄉黨篇同按貈正字貉假借字史記弟子列傳又作貉則俗字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孔氏廣森曰此以下當別為一章言子路終身常誦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二言亦猶南容一日三復白圭之詩夫子以其所取於詩者小故語之曰不忮不求是或一道也然止於是而已則亦何足以臧哉劉君恭冕注繼不

與上衣敝縕袍相蒙集注子罕篇三十章注疏本唐棣之華合於未可與權而半曰自爲章故亦三十章唯釋文則云三十一章竊疑陸所見古本多一章者正分不忮不求以下矣若以引詩爲美子路又以終身誦之爲聞譽自足既重譏賢者且夫子既取詩辭何用不臧而復頓抑之謂何足以臧是自與其柄鑿不可通也

歲寒章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皇本彫作凋釋文云後彫依字當作凋　莊子讓王篇云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阨於丘其幸乎據此則子阨陳蔡時語子路之言

知者不惑章

注此學之序也　輔氏廣曰仁知勇德之序也智仁勇學之序也仁者智之統體故論德則以仁為先智者仁之根柢故論學則以智為首勇則仁智之發也故皆在後言之

可與共學章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何解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邢疏同韓李筆解引此作孔注云孔注失其義夫學而之道者豈不能立耶權者經權之權豈輕重之權耶吾謂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如此則理通矣又詩經正義說苑權謀篇牟子理惑論北周書宇文護傳論唐文粹馮用之權論所引皆與筆解合　按淮南子氾論

謝引孔子曰可與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忤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高誘注云適之也道仁義之善道立立德立功立言權因事制宜權其輕重無常形勢能合醜反善合於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此漢儒相傳經訓如此足以正集解之失矣　焦氏循曰法言問道篇云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宋咸注云他異端也諸子之異端若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此與集解雖學或得異端其義正同

注

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

合義也又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　公羊桓十一年傳云宋人執祭仲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又易繫辭韓康伯注云權反經而合道必合乎巽順而後可以行權也　張氏甄陶曰反經合道爲權此公羊氏說以祭仲廢鄭伯忽立突爲行權齊東謬語流爲丹青自是以權爲權變權術字樣至陸宣公乃云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乃隨時以處中非遷移以適便此程朱之所本也蓋權能進退以度物之輕重喻人心精義入神則能隨事觀理得時措之宜方望溪時文云非謂不易之理至是而得其變通乃謂不易之理至是而後得其歸宿也可謂切當矣

注

恩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　何解及皇

邢二疏皆以此章連下唐棣章爲一言華反而後合思若思其反也反是不思所以爲逆說頗附會　按朱子語類云唐棣以下初不與上面說權處合緣漢儒合上文爲一章誤認偏其反而爲反經合道所以錯了又與張敬夫論此章與下一章不連范氏蘇氏已如此說惟以爲思賢之詩則未必然然則集注之分章蓋從范祖禹蘇軾二氏之說也

唐棣之華節

唐棣之華注唐棣郁李也　何解唐棣移也邢疏唐棣移也釋木文郭璞曰似白楊江東呼夫移詩召南唐棣之華陸璣云奧李也　春秋繁露竹林篇引唐作棠又選廣絕交論注亦引作棠朱子與張敬夫書云論語及詩召南作唐棣小雅作常棣無作棠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文云唐棣移常

棣棣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今小雅常棣之詩章句聯屬不應別有一章如此　曾氏釗曰按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與唐棣棣也詩考引韓詩序云夫移燕兄弟閔管蔡之失道也藝文類聚引三家詩云夫移之華萼不煒煒據此諸文則漢以前諸儒皆以移為常棣棣為唐棣今本爾雅唐棣移常棣棣蓋寫之誤小雅常棣之華傳常棣棣也釋文云本或作常棣移非蓋陸氏據誤本爾雅以訂傳其實作移者為長何彼穠矣傳唐棣移也采薇維常之華傳常棣棣也此皆後人據爾雅改說文移棠棣也即本毛傳特常譌棠耳　陳氏壽祺曰爾雅釋木唐棣移常棣棣郭注云唐棣今白移也似白楊江東呼夫移注常棣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毛詩正義引舍人云唐棣一名移常棣一名棣是為二木邢昺按論語疏

引陸璣云唐棣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大如李子可食爾雅疏引陸璣疏云常棣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子正赤如郁李而小齊民要術引詩義疏常棣其實似櫻桃薁李數說皆與郭略同豳風六月食鬱及薁毛傳薁夫栘也此陸元恪所本小雅常棣毛傳常棣棣也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常棣栘邢昺兼明書引孔氏論語解唐棣棣也疑爾雅舊本有作唐棣棣常棣栘者故陸孔所據如此今毛傳於何彼穠矣云唐棣栘也說文木部栘棠棣也棣白棣也棠唐古通則與今爾雅注合藝文類聚夫栘引韓詩夫栘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夫栘之華萼不煒煒王伯厚詩考引韓詩序同是徑改常棣爲夫栘與毛詩異

偏其反而 注 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 四書或問云

偏之爲翩非獨晉書然也角弓之詩固有偏其反矣之句矣而漢武之賦所謂偏何姍姍其來遲則亦以翩爲偏字也

注此逸詩也　何解逸詩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其道遠也　王氏應麟曰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謂詩常棣篇孔子刪而不取恐誤又張氏甄陶曰常棣詩爲周公所作孔子又安敢刪之故邢疏定爲逸詩而集注因之　錢氏大昕曰先儒以此引詩合於前章其說見於春秋繁露第三卷竹林篇云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

達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董生說春秋多引論語爲證此其一也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皇本有下有哉字　釋文云未或作末者非一讀以夫字屬上句武氏億曰古人釋詩之詞多以夫字爲何遠左氏僖二十四年傳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宣十二年傳詩云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也夫成八年傳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襄二十四年傳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論語集注旁證卷之十

閩長樂梁章鉅撰

鄉黨第十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釋文作一章

孔子於鄉黨節

孔子於鄉黨　江氏永曰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里後徙居曲阜西南三里亦名闕里雖居國都亦曰鄉黨對朝廷言之也張氏甄陶曰或問鄉黨自是昌平闕里惟前明鄉試文有以宋魯分說者何也曰此有所據禮記儒行篇云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此則魯宋並有鄉黨之證又曲禮云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冠娶妻必反告於宗族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惟興之日從新國之法孔子遠祖非父何以有

陳說殤公孔父死於殤公之難貴戚之卿忠貞之後其行列於朝可知若孔子在宋即以宋爲鄉黨非無據也

恂恂如也　注恂恂誠實之貌　王注恂恂溫恭之貌四書或問云以詩書訓詁考之恂恂宜爲誠實然亦有溫恭之意　洪氏隸續曰史記孔子世家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索隱云本作逡逡隸釋祝睦後碑鄉黨逡逡朝廷便便與索隱所見本同劉修碑其於鄉黨遜遜如也史記李將軍列傳李將軍悛悛如鄙人漢書作恂恂並字異而義同

便便言　注便便辨也　史記孔子世家作辨辨言鄭注云便便言辨貌故集注因之

朝與下大夫言節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注孔曰上大

夫卿下大夫五人　禮記王制上大夫卿又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注疏謂諸侯上大夫司徒司馬司空也下大夫五人司徒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空下二人小司空小司寇司馬下一人小司馬也無大小宗伯者非天子不議禮又按左傳魯有三卿季孫爲司馬孟孫爲司徒叔孫爲司空此上大夫臧紇爲司寇乃小司寇卽下大夫也夫子爲魯司寇亦下大夫蓋天子有卿卽冢宰至司空六官是也有中大夫卽小宰小司徒之屬諸侯則不稱卿又無中大夫以避尊故但有上下大夫胡氏泳謂夫子初仕爲中都宰由宰爲司空又爲大司寇皆上大夫此無據之說也

注　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孔注侃侃和樂貌誾誾中正貌皇疏同按以侃侃爲和樂別無所見閔氏玉

裁謂卽衎衎之假借亦是臆揣之詞故集注並據說文然今本說文只有誾和悅而諍也侃字說文無之不知朱子所引何本集韻侃剛直也亦不引說文　孔注和樂之訓卽有所據亦不的與下大夫和樂何難之有惟中正之訓郤與說文合和悅而諍卽是剛柔得中也

　君召使擯節

君召使擯　釋文云擯本又作儐亦作賓皆同按史記孔子世家作儐說文儐或從手禮記文王世子退儐於東序釋文儐本亦作擯

注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　鄭注有賓客使迎之邢疏此一節言君召孔子使爲擯之禮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按周禮諸侯相爲賓交擯諸侯之臣相爲國客旅擯此

注疏並未明言是朝是聘故集注因其文說詳下

色勃如也　說文孛字下引論語色孛如也艴字下又引論語色艴如也汗簡云艴見古論語

揖所與立左右手　又趨進翼如也　又賓退必復命曰　皇本手上有其字翼說文引作趩　江氏永曰孔子仕魯時君大夫無朝聘往來之事而鄉黨有使擯執圭兩章何也凡卿有事出境及他國之卿來則書於春秋大夫則不書晏子嘗聘魯而春秋不書晏子未爲卿也孔子爲司寇亦是大夫故出聘亦不書使擯章之賓非君來當亦是大夫其儐辭君用交擯臣用旅擯而言左右手則夫子爲承擯兼傳出入之命是用交擯矣又曰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是攝相禮之事若夾谷之會孔子相是也君召使擯亦是有賓客來重孔子知禮

特使爲擯而兼相大夫當爲承擯何待於召所以特召者承擯而兼攝上擯之事也攝所與立擯事也趨進及賓退復命攝相事也趨進謂廟中相禮時非迎賓入門時入門不謂之進進者行步向前左傳所謂公孫傁趨進王孫賈趨進是也聘禮云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君左還北向擯者進公當楣再拜所謂趨進在此時謂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于賓以相公拜也所釋之辭云子以君命拜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是時急遽行步必趨禮不言趨省文也趨進必有辭此但記其容而略其辭難於翼如之容也事畢而賓退君送賓於門內命上擯送賓出門而賓不顧他人爲擯者或略於復命孔子則必復命以紓君敬也趨進復命皆上擯之事當季

孫爲之而使孔子故曰擯也邢疏云言孔子擯上擯之事

章首所以特記君召使擯也 劉氏拱台曰記爲擯之禮者

說或以爲朝或以爲聘各據一邊殊爲拘執此通論擯相之

事何分朝聘哉其以爲朝者蓋據周禮有交擯有旅擯諸侯

來朝主國以交擯接之卿大夫來聘以旅擯接之閒者曰鄭

氏謂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故皇邢二疏釋揖所與立皆以

爲擯來朝之諸侯子獨以爲擯聘容何也曰交擯傳辭旅擯

亦傳辭旅之言臚也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賓與擯

臚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莊

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擯即傳擯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

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后傳命安在其

不傳辭哉康成讀旅爲鴻臚之臚是矣而訓爲臚陳故有但

陳擯位不傳辭之說蓋不然也聘禮畢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若諸侯來朝主君親送安得有上擯復命之事哉

入公門節

鞠躬如也注鞠躬曲身也　孔注斂身邢疏鞠曲斂也躬身也集注本之　儀禮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釋文作鞠窮云劉音弓本亦作躬羣經音辨二云鞠窮容謹也音弓鄭康成說禮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今本作躬阮先生曰鞠窮本雙聲字史漢中屢見之盧氏文弨曰鄉黨中凡三見此字舊皆以曲斂其身解之夫信爲曲身何必言如若非曲身而有似曲身亦形容鮮當按廣雅釋訓鞠窮謹敬也曹憲音邱六反窮音邱弓反儀禮聘禮記鄭注引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

曹氏之音正與鄭注相合是鞠躬當讀爲鞠窮乃形容謹
之狀故可言如不當因躬字而即訓爲身今匔匑二字廣雅
皆譌爲世人以其不常見也遂無有正之者頗有曹氏之音
猶可攷其本字即儀禮注今亦多作鞠躬亦頗有陸氏釋文
張淳辨誤尙皆作鞠窮陸氏載劉氏音弓則非劉氏皆讀如
窮本字可知矣張云爾雅云鞠究窮也鞠窮蓋複語非若踧
踖之訓乎余未見張說亦頗有此意鞠窮踧踖皆雙聲正相
類說文雖匔字訓曲脊不云匔躬亦不引論語若鞠字有數
義並未有曲也一訓至史記魯世家匑匑如畏然徐廣音爲
窮窮二字少異而義未嘗不相近也論語此三句之下一則
曰如不容一則曰氣似不息一則曰如不勝使上文是曲身
亦不用如此費詞覆解或云攝齊升堂鞠躬豈非曲身乎余

曰言攝齊則曲身自見正不必復贅言曲身且曲身乃實事而云曲身如更無此文法矣　孫氏志祖曰鞠躬之躬字與窮同儀禮聘禮鄭注引可證盖鞠窮與踧踖一例若作曲身解則當云躬鞠如也方與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句法合且曲身則升堂轉易傾跌執圭亦不能平衡孔注斂身自當釋如不容三字非釋鞠躬其說最精核足補皇邢兩疏之遺矣

立不中門　注謂當棖闑之閒君出入處也　四書或問云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闑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　焦氏循曰孔穎達謂門有一闑賈公彥謂門有二闑考玉藻旣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又云賓入不中門賓不中門斷無大夫轉中門之理然則中棖與闑之閒非中門無疑鄭氏彼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雁

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夾闑緊承君言雁行緊承上介言則夾者與君夾後者後於上介君行兩闑之間近闑上介隨君後而當闑外大夫隨上介後而當棖闑之間士介隨大夫後而當近棖雖相隨而斜若雁行故其步趨不相沿然則君行中門在兩闑之間大夫行棖闑之間非中門也鄭氏注聘禮引玉藻而釋之云門中門之正也以門中明中門知爲門之中也正以兩闑之中惟君獨行實不敢並若一闑分行兩畔不非棖闑之間棖與闑之間非正也又云不敢與君共由之嫌可爲並矣孔氏玉藻疏引皇氏崔氏以中門即棖闑之間非是皇崔之說蓋以此注言棖闑之中央爲玉藻中棖與闑之間不知棖與闑之間與棖闑之中央文相似而實不同推鄭之意謂兩棖兩闑之中央也說文半門爲戶兩戶爲門是兩

棖之間統謂之門門之司啟閉者爲扉闑則所以界此門者一門界而爲三必用二闑曰中門則必中於門即中於兩棖兩闑之中央矣

過位 注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 此用邢疏語

江氏永曰人君每日視朝在治朝惟與羣臣揖見而已議論政事皆在路寢之朝故視朝退適路寢則治朝之位虛如君不視內朝則羣臣各就官府治事無過位之事玉藻所謂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者也如有政事當議而視內朝則羣臣皆入路門而朝於內朝於是有過位升堂之事玉藻所記君聽政於路寢不視內朝者也鄉黨所記先視治朝後視內朝者也諸侯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外非有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及聽斷疑獄之事則不御每日與羣臣

相見者庫門內路門外之治朝也此二朝皆平廷無堂惟路寢之朝乃有堂有階羣臣之位在堂下有事當言於君或受命於君則升堂無事亦不升堂也旣進言旣受命則降階而復其堂下之位羣臣皆退然後出路門也

攝齊升堂注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　孔注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邢疏以兩手當裳前提挈裳使起恐衣長轉足躡履之集注用其意而簡其辭也　四書或問云或疑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歟曰古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贄而已笏則搢之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之以為儀也宇文周復古乃不修贄而執笏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蹴齊者多矣　趙氏順孫曰古者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使裳之齊去地尺則

升階不蹶矣　焦氏循曰升堂上加攝齊二字所以別於執圭之升堂也同一蹜蹜如也在執圭則手不能摳衣故足縮縮如有循在承國升堂手不執圭則攝齊攝齊與下蹜蹜相貫蹜蹜則身俯而前齊必曳地故用手提之　劉氏台拱曰曲禮兩手摳衣去齊尺謂卽席也卽席必摳衣以將就坐升堂則未有言摳衣者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至有傾跌失容之患不必摳衣也摳謂之揆說文揆摳衣也揆謂之揭釋文揭者揭衣也注謂褰裳也揭謂之撅內則注撅揭衣也　子事父母不涉不撅侍坐於君子若無裳裳避不敬也獨奈何升堂見君而反以摳衣爲敬乎此可知其不然也攝斂也整也聚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爲難士冠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詩旣醉朋友攸攝正義云攝者收斂之言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沛公輟洗起攝

衣正義云歛著也其他傳記言攝衣攝衽者非一未有解爲
摳衣者戰國策曰攝衽抱几旣抱几能復摳衣乎弟子職曰
攝衣共盥旣兩手奉盥器不容又有兩手摳衣管晏列傳晏
子戄然攝衣冠若攝爲摳者何乃幷及冠乎略舉數事亦足
以見之矣

沒階趨 注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 注疏本趨
下皆有進字邢疏亦述爲沒階趨進惟釋文作沒階趨云一
本作沒階趨進誤也故集注據之四書或問云降而盡則爲
趨而退矣不得復有進字蔡氏節曰進疑是退字之誤 臧
氏琳曰按史記孔子世家作沒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
同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義引論語儀禮士相見禮疏引論
語並有進字然則自兩漢以至唐初皆作沒階趨進趨進者

趨前之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傳有此字非誤矣

復其位　孔注來時所過位邢疏同按前言過位謂君之位此言其位則臣之位也以君位爲其位於辭不協矣故集注猶之　張氏甄陶曰其位有二有拜下之位即朝班有治事之位禮國君式黃髮下卿位乃卿大夫治事之所君過則下之示有敬也大抵歷階而升成拜之後君無所咨詢則復拜下之位以俟命若有所咨詢則復治事之位矣

注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邢疏此一節記孔子趨朝之禮集注用之吳氏昌宗曰此節不記止朝時事者前已記君在踧踖與與故略之兩節互相備也　宋氏翔鳳曰曲禮正義引鄭康成注過位云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亦此注意推之知入公門以下並承上君召使擯來聘禮公皮弁迎賓於

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鄭注內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按此注知入門右正指擯者論語入公門即禮之大門也聘禮又云君再拜賓避不答拜君揖入每門每曲揖鄭注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雁行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介與擯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論語立不中門亦指此公迎賓不曰大門則入公門時無尊者之迹無庸立不中門也知此門在大門以內聘禮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鄭注

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按此皆君揖之位也當君入立中庭賓立西塾君揖位偪虛而擯者出入其間則論語過位之時也又有請命辭玉之事擯者乃有言故論語於此云其言似不足者聘禮又云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鄭注向公所立處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而不用擯相也按此知聘禮擯者不升至堂上論語之攝齊升堂謂堂階春秋時列國多事朝聘會盟不無意外之語孔子世家載夾谷之會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則聘禮亦容或有此故記此一節文言攝齊正言堂階之事而不更言堂上之容知擯未升堂也下云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皆絕句蓋擯者升堂則不盡一等茲則又降一等由是而降至階下也聘禮又云賓致命公左還北鄉

擯者進鄭注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按此即論語趨進一事以上皆相公隨而入至此擯者唯進故有趨與論語上文記趨進翼如也同是一事惟擯者有此也惟陸氏釋文本無進字云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按聘禮記鄭注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康成所見本已如此知非衍誤矣聘禮又云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擯者退負東塾而立鄭注反其等位無事按此即論語復其位一節也合而觀之則此章並是記擯者之事與上文君召使擯一段各述所聞也按此說甚新存以備考

執圭節

執圭 注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 包注爲

君使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邢疏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是也　按周禮考工記玉人所掌桓圭公守之信圭侯守之躬圭伯守之皆謂之命圭春官典瑞所掌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卽玉人職所謂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疏云此謂上公之臣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聘禮記注圭所執以爲瑞節也躬桓諸圭爲瑞頫聘之圭爲節君以授臣皆得曰命圭臣受之於君皆宜曰君之圭集注沿包注本不爲誤後人乘此罅隙乃羣起而辨之不知朱子所修儀禮經傳通解已引典瑞玉人之文入聘禮矣朱子豈未讀周禮者乎

下如授　釋文云舊讀下爲趨今從古

享禮　孔氏廣森曰享與禮為二事禮者謂主人以禮禮賓時也聘禮既聘乃享既享乃禮既禮乃私覿鄭先生曰儀禮經文賓裼衣束帛加璧享及享發氣焉盈容皆不加禮字又經文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不禮又禮不拜至則畢舉禮字皆指禮賓而言也若小聘曰問不享主人不几筵不禮則直以享禮兩事對舉矣

私覿　禮郊特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按此卿大夫從君朝聘於王朝及大國人臣無外交故曰非禮此私覿是自奉命出聘者儀禮所謂奉束錦乘馬左傳所記楚公子棄疾以錦八束馬四匹私覿於鄭伯是也又云以錦四束馬二匹見子產則卿大夫亦有私覿故朱子語錄云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也

注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 此全用鄭注 江氏永曰聘君用圭聘夫人用璋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禮有明文若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此公侯享於天子之禮舊注誤而集注亦承其誤也 按注言用圭璧此另是美玉全玉爲圭半玉爲璋舊注及集注皆不誤享禮之物甚多所謂庭實旅百也以圭璧皮幣爲主故曰束帛加璧往德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以其國之所有

君子不以紺緅飾

君子不以紺緅飾 注 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緇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孔注一入曰緅緇者齊服盛色以爲飾似衣齊服緅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此集注

所用也皇疏孔以紺爲齊服盛色或可青紺深於元爲似齊服故不用也而禮家三年練以緅爲深衣領緣不云用緅且檢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則緅非復淺絳明矣故解者相承皆云孔此注誤也　江氏永曰紺緅皆赤黑之間色緅又黑於紺君子不以爲飾者謂其非正色也飾必用正色不止領緣衣裳之邊皆有緣深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曲禮云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孔子少孤而母存時宜純以青母沒則惟純以素若紺緅不以飾猶之紅紫不以爲褻服也以緅爲齊服誤以紺爲元以緅爲練服誤以緅爲緅也　錢氏大昕曰孔注一入曰緅三年練以緅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不以爲飾衣邢疏以緅爲淺絳色據周禮五

入爲緅則緅非淺絳且練衣不以緅飾緣按孔氏經文當是縓字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即孔所云一入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即孔所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縓不作緅矣考工記鍾氏三入爲纁五入爲緅注謂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先鄭司農以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證五入爲緅之文則先鄭所受論語本作緅與孔本異也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許氏說文無緅字而有纔字云帛雀頭色又云微黑色如紺纔淺也古人纔與才通亦讀爲哉與爵聲近則緅纔爵三者同物徐鍇校說文附入緅字不知纔即緅也纔滴雙聲字詞賦家往往用之

賈公彥云三入之纁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

汁則爲紺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緅紺緅相類之物故述文云君子不以紺緅飾也今文論語作緅古文作纔微黑爲緅淺絳爲纔不能混而一之明矣自何平叔集解注采孔氏說而經文仍從緅字又改注文之纔亦爲緅而二文相亂邢疏知讀緅爲纔又云一入曰緅未知出何書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趙氏佑曰孔注以飾爲領袖緣而集注改爲領緣以禮記父母存冠衣不純素詩羔裘豹飾二疏合參之則古以領緣謂之純讀若準而飾自謂袖緣也　周氏柄中曰深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即緣也紺緅非繢又非青素於豈飾無飾之義兩無所取故不用

當暑袗絺綌　皇本袗作縝釋文云袗本又作袗單也是舊本

作袗唐石經亦作袗按曲禮袗絺綌玉藻作振絺綌鄭注云振讀爲袗然說文袗爲元服玉篇訓緣也儀禮畢袗元鄭注袗同也孟子被袗衣趙氏云畫衣也並未有訓爲單者則釋文作袗似可從廣韻袗單衣或作縝同又云縝單也是袗縝古本通用皇本作縝亦似可從　劉氏履恂秋槎雜記云士冠禮兄弟畢袗元注袗同也元者元衣元裳也古文袗爲均士昏禮女從者畢袗元注袗同也上下皆元也據此則袗絺綌亦謂衣裳同絺綌也絺綌無有不襌者不必以袗爲襌也

必表而出之注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　孔注必表而出之加上衣耶疏必加上表衣然後出之爲其形褻故也此集注所用　皇本無之字所述孔注亦無之字疏云古人褻葛之上若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

上衣當暑絺綌可單出則不可單必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㢡氏瀕曰如皇氏說則袗亦䙝服表猶裼衣與前後所記尤以類相從矣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注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孔注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邢疏緇衣羔裘謂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衣與冠同色是朝衣色元元即緇色之小別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素衣麑裘視朔之服也鄭注此云素衣麑裘視朔之服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故聘禮裼降立注引玉藻云麑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又引此云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如鄭此言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也熊氏曰臣用絞君用素皇氏曰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黃衣狐裘者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大蜡之祭用素服息民

之祭用黃衣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　釋文云麛鹿子也
集注用之按說文麛鹿子也麑狻麑獸也兩字義別然古書
多通用玉藻麛裘注儀禮裼降立注俱作麑裘是鄭康成所
見本作麑矣　史氏術經義雜記云緇衣爲朝服素衣爲皮
弁黃衣未有知爲弁服中何服者據詩疏定爲韋弁服似較
舊說爲確韋弁用於兵事左傳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故知
用狐裘也注疏據郊特牲息民之祭有黃衣黃冠之文定爲
蜡臘之服然彼明言野夫草服何得與禮服並言乎

褻裘長短右袂　說文絬字下引作絬衣長短右袂楊氏桓六
書統云絬古文褻字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孔注今之被也周禮玉府疏引論語
鄭注曰今小臥被是也說文被字下亦云被寢衣也長一身

有半　王氏引之曰經言褻裘而及寢衣則寢衣褻裘之衣也褻裘之有寢衣猶羔裘之有緇衣麑裘之有素衣狐裘之有黃衣也謂之寢衣者寢室所著之衣猶言燕衣褻衣耳身體中也謂頸以下股以上也古人自頂以下踵以上謂之身自頸以下股以上亦謂之身艮六四艮其身在艮趾艮腓之上艮輔之下則舉中而言矣以今尺度之中人頸以下股以上約有一尺八寸一身之長再加九寸爲一身之半則二尺七寸矣以古六寸爲尺計之得四尺又五寸一身又半之長纔至膝上耳解者誤以頂以下踵以上之身當之衣長一身又半則下幅被土非復人情於是不得已而以被當之皆誤也寢衣在褻裘之上不著則無以覆裘故曰必有寢衣言不可有裘而無衣也若訓寢衣爲被則人卧時孰不有被何須

言必有乎況上言褻裘下言狐貉中間何得雜一與裘無涉之被乎況遍攷經傳被皆謂之衾無曰寢衣者或曰寢者褻之借字說文褻衵也玉篇褻音寢衣以衵褻故謂之寢衣也

毛氏奇齡曰寢衣人所同長身而過半則子所獨猶上文褻裘人所同而短其右袂子所獨也故二節連記之

狐貉之厚以居　說文貈似狐善睡獸從豸舟聲論語曰狐貈之厚以居按據此則古本當作狐貈也　閻氏若璩曰說詩者以一之日于貉謂自爲裘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以其尊者孔穎達遂有禮無貉裘之說惟孔子賤故服以居不知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此豈賤者之服乎浦鏜元解狐貉之厚以居謂若作裘與上狐裘複作燕居又與褻裘複蓋居即居吾語汝之居詩文茵暢轂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夫子亦

取二狀皮爲坐褥以其温厚可適體耳

非帷裳必殺之　注　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　輔氏廣曰其餘則舉其最重者如深衣則他可知矣趙氏順孫曰要半下是一句取深衣篇要縫半下之語齊倍要是一句取玉藻篇縫齊倍要之語

吉月必朝服而朝　注　吉月月朔也　此用孔注邢疏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　劉氏台拱曰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朔於內朝聽朔亦謂之視朔視朝亦謂之聽朝雖有在朝在廟之異其爲君臣相見聽治國政則同既視朔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明不以一廢一也朝正者一年之禮也視朔者一月之禮也

視朝者一日之禮也不以月廢日不以大禮廢小禮也王藻記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其義也曰卒朔然後朝不已晏乎曰周以夜半爲朔其時早矣卒朔而朝無妨也其曰朝服而朝何也曰告朔則朝於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是也但言朝則未知朝於廟與朝於內朝與故以其服別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之也　王氏引之曰吉月常是告月之誤告月與下何齊對舉皆古禮也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何注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然後君告月之日皮弁而朝於廟又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羣臣亦如其服也論語注皆云告月月朔告

廟也而孔注云吉月月朔也則所據之本已誤作吉矣吉無稱朔日爲吉月者士冠禮令月吉日又云吉月令辰吉月與令月同義乃月之善者非謂朔日也

齊必有明衣節

齊必有明衣布　注　浴竟卽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　皇疏浴竟身未燥未堪著好衣又不可露肉故用布爲衣如衫而長身也著之以待身燥故玉藻云君衣布晞身是也此與集注微異集注據邢疏也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注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

孔注變食改常饌遷坐易常處　莊子人間世篇顏回曰回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可以謂齊乎子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集注蓋本此禮記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茢注葷及辛

菜也儀禮士相見禮夜侍坐膳葷注葷辛物食之止臥伺于
哀公篇注云葷葱薤也徐鉉說文注葷臭菜謂芸苔椿韭葱
蒜阿魏之屬方術家所禁氣不潔也　按周禮王齊日三舉
鄭司農注齊必變食此與孔注改常饌合亦一義也張氏甄
陶曰齊必變食避不潔之氣以清其心加常膳之品以助其
氣清心所以交神助氣所以慎禮必兼此二義蓋禮儀繁重
拜跪登降非強有力者不能勝必不可臨期非藉飲膳也禮
記玉藻明云王日食少牢月朔太牢月朔不過告廟聽朔則
加常食則祭祀常食必從其豐可以互證矣　周氏柄中曰
國語先耕耤三日王則齊宮乃淳濯饗醴及期饗醴乃行是
齊亦非不飲酒朱子於家禮云食肉不得茹葷飲酒不得致
亂仍未嘗以莊子爲據也

注此一節記孔子謹齋之事　按注疏本以齋必有明衣布合上君子不以紺緅飾以下爲一節記孔子衣服之禮以齋必變食居必遷坐二句入下食不厭精至必齋如也爲一節論齋祭飲食居處之事而集注據程子之說分節則前寢衣一節必應移在齋必有明衣布之下矣

食不厭精節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注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李氏惇曰烹飪旣興凡肉皆從火化爲膾則用生肉切葱若薤實之醢以柔之必切之極細乃易熟若麤則不能急熟故害人也　何氏焯曰此言養人庖人炊爨切治之法黍稷稻粱秫穄皆可作飯若舂之糳之不取其精則麤糲僅如脫粟亦不足以養人矣牛羊與魚腥

而切之不期於細則物而不化反有害於人矣不是說夫子
必欲如是也　孫氏奕曰此厭字當讀爲厭飫之厭言食雖
精膾雖細亦不必厭飫而食之按鄭氏汝諧說亦如此雖與
集注異而義則精

食饐而餲注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　爾雅食饐謂之餲注
飯饖臭也說文饐飯傷濕也又饖飯傷熱也饖與饐音義皆
同釋文引字林云饐飯傷熱濕也此集注所本　說文又云
餲飯餲也引論語此文爾雅注飯饖臭也皇疏謂經久而味
惡也集注並同之

魚餒而肉敗注魚爛曰餒肉腐曰敗　爾雅肉謂之敗魚謂之
餒注肉臭壞曰敗魚肉爛曰餒　林先生曰爾雅注之肉爛
當是內爛之誤公羊僖十九年傳魚爛而亡何休注魚爛從

內發論語之肉敗或亦是肉敗上句專言食此句專言魚也

按說文魚敗曰餒本又作餧即餒字釋文引作餧以敗訓餧可證此之敗即餧猶上句之餲即饐也

失飪不食 注 飪烹調生熟之節也 孔注失飪失生熟之節也集注本之 說文飪大熟也爾雅米者謂之糪釋文引李巡云米飯半腥半熟名糪腥通作生玉篇糪半生也禮運飯腥而苴熟又通作胜說文胜不熟也皆此所謂失飪

不時不食 注 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 鄭注不時非朝夕日中時按後漢書鄧皇后紀云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熟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蓋懷注云論語曰不時不食言非其時物則不食之前書召信臣曰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

供養集注據之與上數事爲一類似勝鄭注鄭氏此注謂非朝夕日中時其注禮運飲食必時則引內則食齊視春之屬其注仲尼燕居味得其時又據周禮食醫春多酸闕人冬鹹狠之屬則未知所折衷也

割不正不食注割肉不方正者不食　邢疏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臑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　許氏謙四書叢說云古者燕饗有大臠曰截其餘牲體脊脅及腸胃肺心割截皆有一定所謂不正則不合乎度者　凌氏廷堪曰少牢饋食禮肵俎舌皆切本末注凡割本末食必正也疏云鄉黨孔子云割不正不食故割本末爲食正也論語邢疏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臑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其說甚明即如鄉飲酒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

脯肩骨臂卑是正啟也若賓俎用臂主人俎用肩則尊卑倒置卽爲倒不正矣少牢所俎所云切本末者是切非倒且祭祀之禮賈氏引鄉飲爲證蓋失之

不得其醬不食　馬注魚膾非芥醬不食按此約舉一端耳張氏甄陶曰膳夫掌王之食醬用百二十品凡山珍海錯皆謂之醬曲禮醯醬處內食之主也有烹時所用之醬濡雞醯醬實蓼濡雞醯醬實蓼以制其氣有食時所加之醬魚膾芥醬麋腥醢醬以調其味各有所宜故曰其醬　鄭氏汝諧曰凡魚肉皆可爲醬若不得其名不知用何物爲之故亦不敢食也

不使勝食氣　邢疏氣小食也說文引氣作旣阮先生曰中庸旣稟稱事鄭注旣讀爲餼說文無餼字氣卽餼字是旣與氣

通也程瑤田通藝錄云論語不使勝食氣說文氣作既釋之曰少食也引論語以證之蓋古文氣息字作气加米則爲氣氣字與既字相通然後世於氣字無不讀作氣息者不有說文則論語食氣二字難通其義矣　按韓氏廣曰食以穀爲主肉爲輔不使肉氣勝穀肉可言氣食亦可言氣似不必煩言而解矣

惟酒無量　注　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　張氏甄陶曰爲人合懽則有賓有主有勸有酬若先爲限量則或獻或酬或酢皆不能通其情但以醉爲節此即無量之量也　皇疏載又一說云不格人爲量隨人所能而莫亂也

沽酒　漢書食貨志引論語酤酒不食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顏注鄉黨所記孔子齊之時也

梁氏玉繩曰周禮酒正注酒有功沽之巧疏云功沽謂善惡也夏官司兵注功沽上下義同因思論語沽酒當是酒之惡者若訓沽爲買安得使酒必皆自作乎　周氏柄中曰詩無酒酤我毛傳謂一宿酒曰酤鄭康成訓酤爲榷酤之酤集注云沽市皆買也蓋從鄭注聽雨紀談云三代無酤酒者至漢方有榷酤則沽酒似以一宿酒爲是愚按酒誥戒羣飲周禮司虣禁市飲飲而於市則有沽酒明矣漢書食貨志有孔子當周衰亂酒沽在民薄惡云云集注恐不精潔傷人之說蓋亦本此

市脯　周氏柄中曰曲禮脯曰尹祭鄭注尹正也孔疏正謂自作之也脯自作則知肉之所用也論語之市脯不食亦言其不正也邢疏云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此雖與集

注小異然不知何物之肉亦正恐其不精潔非有二義也

不撤薑食　孔注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許氏謙衍四書叢說曰此說頗長古注自此上皆作齊戒事說固未穩然此何安知不是齊一類而錯簡在此乎

不多食　鄭氏汝諧曰不多食指薑言之　閻氏若璩曰不多食諸家俱不承薑說余謂不撤薑不多食正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語耳通章不食俱專指一物何獨此而泛及耶魏氏晉鄉黨典義云肉不勝食氣酒不及亂已藏不多意在內惟薑朝夕在御或且疑其少過故以不多食申足之

祭於公　何氏焯曰此下文勢若自爲一節

祭肉不出三日　戚氏學標曰曲禮凡祭於公者必自撤其俎此謂士助君祭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按撤俎歸俎不

同當祭末徹俎時尸與主人主婦俎有司徹之臣所獻之俎
自徹之置於堂下及祭畢士自持歸大夫以上君使人歸之
然則此不宿之肉即君使歸之俎而郊膰不致亦指不歸俎
言也時說直謂君所頒祭肉不知臣助君祭自有所獻之俎
肉即所云賓俎也　何氏焯曰分祭肉非難事何待三日古
禮祭畢皇尸載俎主人拜送賓於門外命有司撤賓俎歸之
於館則本日已分胙同姓者不分祭肉之燕於寢惟同異姓
來來助祭者則不及歸俎燕私之事始歸胙本日既厭厭夜
飲次日又有賓尸之祭（即繹祭）則第三日必頒之

食不語寢不言（注）答述曰語自言曰言　邢疏直言曰言答述
曰語集注因之按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詩大雅于時言
言于時語語疏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

對禮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注言自言已事也語為人論說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注 陳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 孔注三物雖薄祭之必敬邢疏祭謂祭先三物雖薄將食祭先之時亦必嚴敬 按疏言將食祭先即集注所云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也惟注疏從古讀瓜故云三物集注從魯讀必故引釋文以明之四書或問云既曰疏食菜羹而又以瓜繼之則不辭矣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 周氏柄中曰疏食有三說朱子以為粗食一也孔安國以為菜食二也皆見述而篇月令鄭注云草木之實為疏食三也何燕泉詳孔說謂疏食乃乏米而以蔬代食引東觀漢記閉門蔬食而以穀食除

議弟爲證愚按此疏食對下菜羹自是粗飯若述而篇之飯疏食或可如此說耳

注 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　胡氏炳文曰上節言衣服之制此言飲食之節皆不敢過之意特衣服本有定制而飲食之節則在乎人也

席不正不坐節

席不正不坐　邢疏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如此之類是禮之正也　葉氏夢得論語釋言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此以方爲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爲正者也　按此與邢疏解正字集注皆不取之以下正席先嘗推之則集說是也　墨子非儒篇云孔某席不

端弗坐割不正弗食新序節士篇云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說文引亦同史記孔子世家述此句亦在割不正不食之下翟氏灝曰上雖記飲食之節而加慎不言則以食不語連類並及此句據墨子新序史記各書俱與割不正相儷今析兩處致此句孤出於上下文莫得其類疑錯簡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鄉飲酒之禮有四鄉大夫三歲與賢能一也黨正蜡祭二也州長春秋習射三也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四也此或是鄉人偶然飲酒周禮族師注有祭酺之飲酒正注有蜡祭之飲是也　孔氏廣森曰夫子位至大夫於鄉飲當為僎者儀禮記云大夫後出主人送於門外鄭君以為不干其賓主之位然則僎者惟後賓耳賓出斯出矣夫子特於鄉黨尚齒致敬故復從鄉人之杖者出然後出也

鄉人儺　釋文云儺魯論爲獻今從古　孔注邢疏俱不言儺在何時惟鄭注謂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見月令正義　張氏甄陶曰儺有三季春命國人儺以畢春氣王畿侯國皆有之不及民季秋天子儺以達秋氣此惟天子爲之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此儺通於上下達於庶人所謂鄉人儺也

朝服而立於阼階　釋文云於阼本或作於阼階是舊本無階字也臧氏琳曰孔注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今本蓋因注誤衍也禮郊特牲鄉人裼孔子朝服立於阼注裼或爲儺知禮記文亦無階字與論語同　皇疏朝服者元冠緇布衣素積裳卿大夫之祭服也

注　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之也　按孔注

恐驚先祖邢疏此明孔子存室神之禮焉集注所謂或說也禮記郊特牲鄉人裼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注疏蓋亦本此　邢疏又云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朝服以依神也

問人於他邦　邢疏問猶遺也謂因問有物遺之也或自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表其意故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按問人不必盡有物孔注亦未之及此非要義故集注亦置之

再拜而送之　朱子語錄云古人重此禮遺使者問人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拜後拜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　釋文云一本或無而之二字

曰丘未達不敢嘗　七經考文補遺云古本嘗下有之字

注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　陳氏天祥曰君賜食蓋熟食也故可先嘗賜腥則亦不嘗矣夫藥性有萬殊服食之法製造不一尤無未熟先嘗之理又無對使而嘗之命何必告之如是耶且既已受饋自當善其辭意以答之今乃自以此防疑人之心告其來使虛人之賜孰甚於此王滹南謂此當是退而謂人之辭記者略其文故一曰字而足耳此說近之或疑稱名非所以告門人然如是丘也奚爲於丘之門丘也幸對門人稱名者多矣何獨疑於此哉

注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注疏本問人於他邦及康子饋藥皆各自爲節

廐焚節

廄焚子退朝　鄭注退朝自君之朝來歸邢疏廄焚謂孔子家
廄被火也　釋文云廄夫子家廄也王弼曰公廄也按禮記
雜記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注云拜之者爲其來弔已
正義云孔子馬廄被焚拜謝鄉人爲火而來慰問孔子者與
此所記爲一事明是夫子家廄故鄭注云自君之朝來歸邢
疏亦直據之至王弼之說蓋本於桓寬鹽鐵論刑德篇云魯
廄焚與鄭義不合而王肅又竄改禮記作僞家語以與鄭氏
爲難不知既爲國廄則人皆以國事而來者必不僅孔子之
鄉人卽有孔子之鄉人亦必非專來弔孔子者而孔子獨私
拜其鄉人於事理全不協矣　吳氏昌宗曰若是國廄則路
馬亦重矣問人之後獨不當問馬乎
傷人乎不問馬　釋文云一讀至不字絕句　按據此則當以

問馬二字爲何武氏億曰撲焚者倍傷廄焚問人孔子深慨
是不徒問人矣　劉氏濰曰或有謂傷人乎者問焉言先問
人後問馬也夫此乃人之常情何足紀述乎然鹽鐵論也云
問人不問馬可知漢人亦但以不字下屬也
註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
此　陳氏天祥曰未暇問是心欲問而無暇以及之也理當如
此却是理不當問則一說而無兩意矣問人之言止是傷人
乎三字而已言訖問馬有何未暇雖曰貴人賤畜馬亦有生
之物焚燒之苦今即不暇問亦似非理當如此也王滹南曰
蓋其已見故不必問初豈有深意哉特弟子私疑而記之耳
本不須着此三字此說決盡古今之疑按王陳二家專攻集
注此說雖巧然試問不若後三字則此節又何須記乎吳氏

械曰廄焚問馬人之常情聖人恐人救馬傷人故問人傷否而已故不問馬記之所以觀教也胡氏炳文曰不問馬與指其掌同皆門人因夫子之言而申明之聖人容貌辭氣無非天理貴人賤畜亦天理也故集注云理當如此此二說足以析王陳二家之疑矣

君賜食節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注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 七經考文云一本無之字 孔注既嘗之乃以頒賜邢疏君賜必多不可留君之惠既嘗嘗以班賜按不同嘗而曰先嘗必兼此義乃備故集注用之

君賜腥必熟而薦之 釋文云腥說文字林並作胜五經文字云胜先丁反腥先定反今經典通用腥爲胜並先丁反

君賜生必畜之　釋文云魯讀生爲牲今從古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注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鄭注如君祭則先飯若爲君嘗食然此集注所本　李氏惇曰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此謂君命之祭必先飯以示不敢當客禮也又云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此謂君但賜之食而非客則膳宰自當嘗羞臣既不祭則不必嘗俟君食然後食也此節既言君祭是不以客禮待臣於禮不必先飯而夫子亦先飯者敬謹之至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　朱子語類云近世有以爲君祭必先黍稷者若然則其音自不同蓋如先儒之說則飯音上聲而爲食之之義如近世之說則飯爲去聲而爲指所食之物二說雖若相通細推

之則恐先儒之說爲長按君祭必先黍稷此何足記述且與孔子何干非鄉黨之例矣　閻氏若璩曰孔子之異於人在不待君命之祭輒自同於膳宰避客禮云集注若爲君嘗食然諸本鄭氏最妙蓋正嘗食則膳宰自取君前之食嘗之此臣自嘗已前食非正嘗食故曰若也

疾君視之東首　包注夫子疾處南牖之下邢疏病者常居北牖下爲君來視則暫時遷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

按禮記玉藻君子疾恆東首喪大記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注或爲北墉下此注疏所本而伯牛有疾章集注亦引之說詳彼　毛氏奇齡曰古室制尊西君至室必西坐東向首之東亦以示面君意也

加朝服拖紳　注拖徒我反　釋文云拖徒我反又勑佐反本或

作拖是定本作拖也唐石經亦作拖　說文引作袉紳袉衣裾也

注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　此用鄭注惟鄭駕車作車駕

注 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自席不正不坐至此合下入太廟注疏本皆自爲一節

入太廟每事問 注 重出　輔氏廣曰全章見八佾故集注不以入分節之數　皇疏前是記孔子對或人之問此是錄生平常行之事故兩出也

朋友死節

曰於我殯　胡氏泳曰此節獨記一曰字必曾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夫子有是言也　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論語曰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即此事禮檀弓賓客至

無所歸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論語言朋友極可
言賓客互相備也

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禮記玉藻正義引作朋友之饋非祭肉
雖車馬不拜也中六字上下互異又周禮玉府正義但云雖
車馬不拜略去非祭肉三字古人引書不拘拘如此非有論
語別本也

寢不尸節

寢不尸居不容　注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　又　容容儀　釋文作居
不客云苦百反本或作容羊凶反是定本作客也唐石經亦
作客包注寢不尸云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孔注居不
客云爲室家之敬難久集注用之　段氏玉裁曰寢不尸惡
生之同於死也居不客嫌主之類於賓也　臧氏琳曰尸當

作弟爲尸之尸與賓客字正相對或夫坐如尸既寢則不當數
是禮容當從陸氏作容孔注爲室家之敬難久謂因一家之
人難久以客禮敬已也邢疏謂不爲容儀夫君子物各有儀
豈因私居廢哉

見齊衰者　皇本見上有子字

見冕者　釋文云冕鄭本作弁　汪氏中曰冕者無無故行於
道路之事此謂位爲大夫得服元冕者也

式負版者　注負版持邦國圖籍者　七經考文云古本版作板
集注即用鄭注何氏焯曰圖是地圖職方氏所掌籍是民
數司民所登兼言之亦可古封建之世國地增減不一或血
民數上之如後世丁口黃册每三歲遂於朝輿圖地志有吏
定則上之　朱氏彬曰凡官之書版甚多凡在書契版圖者

之或王宮之士庶子爲之版以待生齒之書於版特其一端耳未見版所書何由知爲民數且聖人繫念天下不忘斯民不在道途之式否反覆思之負版當讀如曲禮雖負販者必有尊也之販蓋承凶服者式之而言方與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文勢一貫　周氏柄中曰葉少蘊云喪服有負版翟公巽謂式負版者非版籍之版乃喪服之版愚按上既有凶服者式之何得又以負版爲喪服翟說甚謬不解石林何以取之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注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孔注敬主人之親饋　按袁氏枚毋識集注以私意竄聖人如敬主人之禮足矣何必又增非以其饌一語此袁氏未嘗並稽舊注而於集注所謂禮者亦未分明也周氏柄中曰集注所謂禮

即舊注所謂親饋也蓋饌不爲已設則主人不親饋由禮侍食於長者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亦有失禮而不親饋者玉藻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以季氏進食不合禮故也坊記云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此盛饌爲已設而主人親饋故改容而起以辭謝之若指盛饌爲禮則仍是以其饌矣

迅雷風烈必變　釋文云迅音信又音峻　後漢書楊震傳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　鄭注風疾雷爲烈邢疏同語殊別解故集注置之

注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自寢不尸至此注疏本以寢不尸居不容爲兩節見齊衰以下爲五節

升車節

升車必正立執綏　徐鉉說文注引此文上題禮曰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釋文云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

也包注云車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

盧氏文弨曰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內顧李善引魯論語及崔駰車左銘正位受綏車中內顧以爲注正以魯論語作內顧無不字與此合也乃刻本於賦及注俱增不字此但知今所習讀之本而不知魯論語之本無不字也夫張賦之車中內顧與黈纊塞耳皆四字爲句加一字則參差不齊矣崔駰銘今載古文苑有三章其車右銘云箴闕旅賁內顧自勑車後銘云望衡顧轂允慎兹咨段若膺云觀此二章益可證車左銘之爲內顧矣崔銘中之正位

即正立古位立通又案漢書成帝紀贊云升車正立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注内顧者說者以爲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與此不同然則師古所見之論語亦無不字說者云云乃包咸注是包亦依魯論也

色斯舉矣節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注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 馬注見顏色不善則去之周生烈注迴翔審視而後下止此集注所用也邢疏謂以飛鳥喻是矣而專屬之翔而後集句則不可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注 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 釋文云時哉一本作時哉時哉共九用反又音恭本又

作供三息折反又如字玉篇齅下引此作三齅而作蔡氏節曰嗅疑當作㗆云四庫全書總目此係偽之誤何解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嘆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具之非其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起也皇邢疏並略同此即集注所用

鄭注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梁粟見釋文及文選七發注陳氏鱣曰必如鄭注方與時哉一歎有關下文三嗅而作鄭亦當指雉食梁粟而言　程氏大中曰山梁節無羅注引呂覽有子路揜雉而復釋之語則共當為拱執之義嗅當為飛鳴之聲無疑也

注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　此據石經考晁氏公武有石經考異此引其說　陳氏鱣曰說文齅以鼻就臭也從鼻從臭臭亦聲讀若畜牲之畜說文無嗅字嗅即齅之別體玉

篇引論語三嗅而作是也荀子榮辱云三臭之不食也楊注
臭謂歆其氣莊子人間世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釋
文嗅崔作齅漢書叙傳云不齅驕君之餌應劭曰齅音六畜
之畜俱訓齅爲歆其氣惟石經作戞則字體字音字義並異
獨怪當日既用何晏集解而別書其字以違其義何耶

注 劉聘君云嗅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 爾雅釋獸
須屬鳥曰狊狊古闃反邢昺疏鳥之張兩翅狊狊然搖動者
名狊也從目不從自與臭字形聲俱別

注 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 按藝文類聚太平御覽
述此文皆作拱

注 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强爲之說 何氏焯曰色斯二句集解
中本不與下雌雉相屬朱子亦據胡氏謂雉之飛也決起其

止也下按無翔集之狀今雖通為一節仍疑上下必有闕文

程子外書云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問之竦然共立後乃三嗅而作文如此順恐編簡有脫錯也　饒氏魯論語紀聞云山梁是山脊之隆起如梁之狀者山之高處也雌雉陰類也以雌雉而居山梁飛啄自如猶小人而在高位得行其志時宜使之然也夫子因見而有所感故發此歎子路不達此意乃取而供之夫子以其非己意故不食而起猶三嗅者聖人覺洪纖與不直非人也上言色舉翔集以喻君子之去就此語以喻小人之得時故門人以類記之按此說前無所承姑存之